

走出文革連載26

## 走出文革

## 救美

(接上一期)

參加武鬥的學生算是投筆從戎，雖然拿起了刀槍，但也不可一日無書。414派的武鬥人員在從各食堂搶奪糧食，為日後堅守做準備時，居然沒有忘記從圖書館搶了一批書。一日，我趁看守不備，從中“偷”了一本鄒韜奮的《萍踪寄語》。這本書如同一道陽光照亮了這黑暗的鬥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獨和恐懼。在昏暗的蠟燭光下，當我追隨鄒韜奮周游列國時，我全然不知身處何方。

書有數百頁之厚，書中絕大部份內容都已不記得了。然而，鄒韜奮在克裏米亞海邊天體浴場被一群一絲不挂的蘇聯女孩子將他遮羞的小褲衩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難堪到變得自然，甚至自覺那條小褲衩是多餘的心理活動，却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十幾個裸體 Waitress 的酒吧探秘。當這些裸體女郎圍着他周旋時，在餐廳四周數百面不同角度的鏡子折射下，鄒韜奮自覺成了擁有後宮佳麗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為什麼祇有這些和 Sex 相關的情節會如此鮮明地留在記憶中。1982年，我在美國讀了李敖的《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寫他在黑牢裏的性心理活動時，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環境的極度壓抑下產生的一種特殊反應。

陳家寶逃跑後，為了便于看管，我們六個俘虜被集中關押在一個祇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裏。四個人躺下後，另外兩個人祇能坐着，大家祇好輪流睡覺。上廁所也

受到了限制。在這個狹小的牢房裏放了一個硫酸罐，作為我們處理人體廢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虜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風的光學實驗室變成了“化學實驗室”，充滿了阿摩尼亞的氣味。

人有三急，這一點人道主義是不能不講的。但為了防止逃跑，我們必須按指定的時間在三分鐘內完成任務。這條規定讓我便秘了近一個月，到後來，即使給我三個小時，我也無法完成任務了。好在我們還有限制飲食的規定，每天兩個饅頭被如狼似虎的腸胃消滅得一幹二淨。一個月便秘居然沒有造成腸道擁堵，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跡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記錄。

陶森，電機系總支書記。她高中畢業後做過幾年北京東單區委的小幹事。1956年，為了響應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她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惡補已經荒廢的功課。三個月後居然考上了清華。但清華黨委沒有讓她向科學進軍，而是將她培養成一名黨的幹部。

414派雖然為解放幹部做過一些值得稱許的事，但也不敢偏離批判走資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們作為走資派重點鬥爭的對象之一。那時候，兩派學生互相揪鬥加入對方組織的幹部，使清華許多幹部無所適從。

4月23日，414派原定當天上午在大禮堂召開批鬥陶森的大會。不料團派在凌晨搶占了大禮堂，批鬥陶森成了百日大武鬥的導火索。陳育延被釋放後，她是科學館中唯一的女性難友，被單獨關押。

在我們被集中關押後，她成了我們的鄰居，和我們僅隔了一塊木

板，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彼此的講話。她從未參加過我們的交談。整個關押期間，我祇記得她說過兩次話，都是和我有關。

一次是在我講述進科學館的原因和經過時，突然聽到她在隔壁發表了一句評論：“葉志江，你真是一個中世紀騎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個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時，她教我用一塊肥皂削成子彈形狀，蘸上水塞進肛門。我照她的辦法試了，果然成功地將堵在肛門口幹得像石頭一樣的糞便排泄出來。

聽說文革後她又回到領導崗位，擔任過清華大學總會計師，清華大學基金會副理事長等職務。離開科學館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但我從未忘記她對我的贊許和幫助。

在我進科學館後的最初幾天中，還有一個難友，那就是陳育延。她是414派抓獲的最重要的俘虜，但我在科學館中始終未能見到她。和我在科學館中游戲人生不同，陳育延一進科學館便立即顯示出

她的英雄本色。毫無疑問，陳育延掌握着414派想知道的許多重要情況。他們也知道陳育延在團派總部受到排擠，因而十分想撬開陳育延的嘴。

沈如槐在他的書中簡潔而真實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414用衣服蒙住陳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頓，逼迫她交代孫華棟事件的真相。陳育延知道情況却堅不吐口，並絕食抗議。”

陳育延絕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陳育延，414派的頭頭動了惻隱之心，決定釋放她。畢竟，414總部有許多人加入過陳育延發起成立的“八八串聯會”，是

所謂的老八八派，彼此有過共同戰鬥的友情。

在陳育延簽署了“離開科學館後，生死自負”的字據後，她被抬出了科學館。

文革時，陳育延思想激進，被人稱為“陳常左”，那是時代給她的烙印。舉一小例，畢業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資後給陳育延買一件綠毛衣，因為我覺得她穿綠毛衣很漂亮。不料陳臉色一沉：“你怎麼和餘永澤一樣庸俗！”

我愕然。餘永澤是小說《青春之歌》中一個迂腐落後的北大學生。我不知道買綠毛衣和他有何相幹。

“餘永澤也說過他北大畢業後第一個心願就是給林道靜買一件綠大衣，你們連喜歡的顏色都一樣！我說你和餘永澤一樣庸俗，是因為你和他一樣不關心革命，就想有一個漂亮的妻子。”

陳育延言之鑿鑿，不容辯駁。我恍然大悟，深感無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貴和理想主義的品質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僅在科學館裏主動絕食，以死抗爭，不肯出賣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華大學文革風雲人物日後受到審查時，她也從不趨炎附勢，落井下石。

畢業後，她被發配到貴州省正安縣安常鎮一個中學教書。

人的歸宿有時和地名會有一種宿命般的聯繫。三國時，“臥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和諸葛亮齊名的鳳雛先生龐統便戰死在“落鳳坡”。外號“陳常左”的陳育延落難“安常鎮”，也算是命中注定。

1972年，她回北京探親，工宣隊知道後將她叫到清華。“蒯大富已被隔離審查，希望你能揭發他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的問題。”工宣隊告訴

陳育延。  
“我在畢業前已寫過有關材料，我沒有新的補充。”陳回答說。“你寫的材料我們看了，你應當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問題的性質已經變化了，你要站穩立場，好好回憶一下。”工宣隊軟中帶硬。

“我現在的記憶肯定沒有幾年前清晰完整，我當時寫的都是真實情況，我不會推翻。你們要作新的解釋，那是你們的事。”陳育延本色不改，軟硬不吃。

雙方唇槍舌劍，爭論到吃中飯的時候。午飯後，工宣隊退而求其次：“我們取來了你過去寫的材料，你在上面簽個名確認一下。”

“那可以。”陳也是爽快人。她翻了一下工宣隊交給她的幾頁紙，突然發問：

“那不是我的筆迹。”  
“這是我們從你寫的材料上摘錄下來的，都是你的原話。”工宣隊顯然還不了解陳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陳立即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怎麼知道你們的摘錄有沒有錯誤，沒有原件核對，我不能簽名！”(未完待續)

民國風雲錄連載3

## 民國風雲錄



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飛

## 節選二 蔣介石黃埔發迹

蔣介石比汪精衛小4歲，人生經歷和性格稟賦與汪完全不同。他早年于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肄業，考取日本振武學校。在日本期間，蔣介石結識了孫中山的重要助手陳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響，加入了同盟會。作為一個滿腔抱負的愛國青年，為了求得救國救民的真理，蔣對日本國的觀察非常認真。他認為在日本生活中，從鐵路系統、人才教育和生產製造，樣樣講究紀律和效率，因此促進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他認為是日本軍事成功的主要原因。因此，崇尚軍事救國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最大區別。

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追隨陳其美回國參加軍事鬥爭，開始有了實際的戰場經驗，擔任過團長。

## 節選一 汪精衛得意半生

(接上一期)

當開會討論起此事時，汪精衛故做清高姿態，再三辭謝，說難當此任。陳璧君也對人說，她不贊成

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遭刺客暗殺身亡，蔣介石悲痛萬分。從此他直接聽命于孫中山，孫任命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

不久，袁世凱暴死，中華革命軍隨之解散。蔣介石混迹上海，與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有往來。1920年，蔣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經營證券買賣，成為交易所“恒泰號”經紀人，曾以所獲之利資助中山的革命事業。

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難于永豐艦，蔣介石前去廣州登艦侍護40餘日，完全贏得了孫的信任。蔣以此經歷寫了《孫大總統蒙難記》一書。1923年2月，他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成為孫倚重的心腹大將。

1923年8月，孫中山特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一行4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歷時3個多月。他們訪問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黨政軍機關、學校、工廠、農場、博物館等地；先後與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等國家領導人會談。

蔣介石對軍事方面特別重視，重點了解蘇聯紅軍的情況。蔣對蘇軍內實行政治委員、黨代表制深表贊賞；對其軍械武器的研究與進步，也認為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爭。他還向蘇方提出請求，希望蘇聯派軍事顧問赴廣州，支持孫中山的軍

政府。

由于列寧重病在身，蔣介石未能拜會這位革命領袖。但看到列寧病重期間，斯大林却與托洛茨基發生內鬥，令蔣對蘇聯政治中“排斥異己”風氣盛行充滿失望。他通過談判的過程，判斷蘇聯這個國家在政治上獨裁，在文化上不尊重傳統並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對外行使霸權主義。

蔣介石在訪蘇回程中，寫下了《游俄報告書》，包括在蘇聯3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其中不乏對蘇聯的認識和疑慮。回國後，他將報告奉寄給孫中山。

蔣介石看孫中山如同看待導師和父親。對於導師的教誨，他理解的會相信，不理解的也會相信；對於父親的命令，他盡可能服從，但有時意見不被採納時，也會負氣暴走，反正最後父親要負責任。他自視甚高，經常看不起他的同級甚至上級。甚至於當孫讓蔣負責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的籌建時，他還發牢騷，說祇讓他辦學，不讓他過問政治軍事。有一次，惱怒之下干脆又甩手回老家了，直到被中山的親筆回信打動，才迷途知返。當軍校組建走向正軌時，他發現這才是自己大展宏圖的天地。

黃埔軍校的物質條件比較艱苦。整個軍校除一間俱樂部是青磚瓦房外，教室、宿舍、伙房、廁所竟都是草房。新學員入校時，可以領到兩套軍裝、兩件襯衣、兩雙布

襪、一條武裝帶，但步兵最重要的軍鞋，却是三雙草鞋。

然而，這裏的氣氛是完全不同的。學員除了周日可以自由活動或請假之外，天天都是集體生活，高唱着“以血灑花，以校為家，臥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的校歌，個個熱血沸騰。每天雄雞鳴白時，都要圍繞黃埔島公路列隊跑步，一圈大約有15公裏的路程。早餐後開始上課，軍校參照日本士官學校教學內容，講授《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戰術學》、《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軍制學》、《交通學》和《實地測圖》等課程，此外還進行單兵動作、連排營行軍、平戰中的聯絡等訓練。

蔣介石和情侶陳潔如住在離黃埔軍校不足一裏路的長洲要塞司令部。他不抽煙、不喝酒，每天早起，上下班時總披着一件呢制披風，前由副官開道，後有若幹武裝精良的警衛護送，好不威風。

當得知孫中山被癌癥奪走生命之後，蔣介石悲痛得不知所以。飲水思源，他要報答中山的知遇之恩，將陸軍軍官學校辦成革命的搖籃；痛定思痛，他決心遵循總理的多年教誨，執行既定的方針，包括“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最終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一年來，他像子承父業那樣開始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即使有他人指責，有工作衝突，他也不再撻挑子，而試圖忍辱負重，向前推進。同時，他認為自己是堅決革命的，別

人妨礙他就是妨礙革命，因此，必要時他會動用武力來除掉這些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突然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遭到暗殺！當天，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參與和支持下，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的“廖案特別委員會”。然而，此案極其詭秘，案發後不斷添加的一些人為因素，更使案情撲朔迷離。

調查後的結論是，暗殺系國民黨右派所為，並發現有一嫌犯為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從而使胡漢民有重大嫌疑。8月25日，當蔣介石派軍隊搜捕胡毅生時，士兵包圍并搜查了胡漢民的住宅。汪精衛順水推舟，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派胡漢民出國，又除去了一個政治上的競爭者。

蔣介石既然幫了汪精衛一忙，他也要汪幫他一忙。當時蔣兼任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的參謀長。9月9日，蔣向汪告狀，說“許崇智不顧大局，把持財政，心欲限制本軍的發展，可勝慨然”。然後，蔣介石竟於9月19日以廣州衛戍司令的身份，以“解決反革命各軍”的名義，宣布廣州全市戒嚴。蔣的軍隊包圍了許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槍，實行武力威逼。許向汪精衛求助，汪表示完全支持蔣。結果，蔣介石迫使許崇智出走上海，除去了一個爭奪軍權的障礙，已顯示出他敢于操弄權力的政治膽量。(未完待續)

自己丈夫負那種大責任。可事實上，此時汪不僅放棄了過去的“不做官主義”，而且生怕失去繼承大位的機會。

1925年7月1日，政治會議進

行選舉，汪精衛偷偷給自己投了1票，造成“發出選舉票11張，收回選舉票11張，選舉汪精衛的11張”的事實。頓時，其口是心非的伎倆不揭自穿，當場滿面通

紅。

這樣，汪精衛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陳璧君因而也成了

黨內第一夫人，從這時起，她的為人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頤指氣使，威風八面，動不動就呵斥他人。汪本人也怕在公共場合被夫人嗆，更不用說在家裏了。